

職方典第七百五十一卷

淮安府部藝文一

正淮上篇

晉伏滔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興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於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襟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映而毋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

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遭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一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構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聲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下篇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凶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冠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閩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斬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矟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嘗征世宗以之廢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仗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台甫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棼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曾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梁愛懼不切于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猶詐銅晉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全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

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
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迹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
威不下黜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廢興
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

東海縣鬱林觀東巖壁記

唐崔逸

紀曰維大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越正月庚寅朔時大人出爲海州司馬禮當巡屬縣問耆疾周覽
海甸察聽毗謠人無事矣乃廻駕暢想眇矚雲山尋紫翠之所登虬龍之道蓋欲徵靈宅吉洗我塵
慮巖巖直上窅窅旁邃霧月與碧海同深朝霞將赤城爭峻岱有知而不能至者至而不能賞者賞
而不能窮者亟聞我東海縣宰河南元公光發幽躅起予泉石繙思構匠蠲潔形勝遂披叢篁鑿崩
壁懸流歛水藏宿雨而時來臥石埋雲觸搖風而不散歷時花木紅紫無名入聽笙歌宮商自合固
可爲真人之別館元始之離宮哉夫登會稽探禹穴慕古長想復何奇乎豈如志在魏闕心遊江海
兩忘出處雙遣是非唯元公得之矣攀賞未極列壑生陰促駕言旋攢峯擁騎家君顧而歎曰爾知

遊名山勒銘紀者非思入上言道存虛白亦何能造次不違而爲之吾少事雲林長率塵跡晚齡心事盡於巖間小子誌之貽夫來者其列座同志次而鑄之司馬男清河崔逸文朝議郎行海州司馬崔惟忤字踐直朝議郎行東海縣令元曇字徵明丞閩朝賓主簿孫亨友尉荀抱簡尉上官崇素司兵寶晏

楚州建學碑記

宋宋祁

我太祖受命肖天明德乃眷四方是剔是壤始修太學於京師太宗真宗已同車文則幸成均開露門集中祕書擁圖講道喟而興學雲章在天萬物光明聲陶教治鎔爲豪俊然猶州郡吏未能稱上意興庠塾之事也逮上繼承燁輝先業右文變風與三代侔於是人人知帝嚮儒而天下學宮畢修飾矣噫教化之難也閱四聖垂九十年事鉅績遲不其然乎楚州學者今轉運使七兵外郎魏君之建也皇祐初年君以田曹來爲州甚宜其官一日與其屬會孔子祠下頓厭陋荒不能爲禮簡無蘊編生無見員君愀不憚以爲天子育材勸學如不及今楚近郡身二千石助朝廷美風俗爲職是不能興且得罪因上言孔祠壞缺壘肆未立願爲如律令官爲繕完書聞有詔報可我素旣從鳩工僱

工乃謀新宮斥地而南築爲壇堂裁審舊址更作州序攷位既成墁堅畢興屏樹顯嚴廟宇華煥墀潔塗平房內異宜繩辰敞中治飾辟容四科十子凜如侑坐緩珂裨裳具有等威然後複闋焉以櫃經次庫焉以庋器堂有講位博士戶之舍有燕處弟子安之櫬簀篚几有史焉是供汜埽糞除有幹焉是隸橫廡爲亭邃然而清須齋者以居庫北爲池頽如其漪待息焉以游鑿樵汲匱罔不備具考宣七十有八楹地縱四十八尋橫十有二常南揭廟題西署學榜廟尊神學便人也先時君市取書三千卷以實廚掘秦割山陽淮陰芳場三區立爲學田歲貲四十餘萬帛仰給諸費簿所出入檄州從事掌焉君旣去州或奪三區以界他用逮杳弗還復七年君持節以來吏則大懼乃悉取以歸于我君亦移文鐫喻顯爲永制由是學之陋闕益彌文而就緒焉君名廉字介之敏而文在進士爲聞人裕神勸學實有德於楚故楚人願刻樂石以旌成勞

兩淮備禦疏略

汪綱

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稻穀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

鎮尙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貸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供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諳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耶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璧券結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又卒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養休番勞費俱息

淮陰侯廟記

蘇軾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効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流毒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大略薔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膀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王侯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湮滅

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覩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論兩淮利害狀疏

元余闕

奉聖旨楊存中等採訪到淮南西路事宜欲廢廬州并管下四縣以附舒州徙和州於東關并改和州爲歷陽縣而合肥歷陽二縣并升軍額仍各差兵將屯戍臣竊謂朝廷欲併省移易州縣之意令侍從臺諫看詳大要不過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道理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據存中等所申欲廢廬一郡四縣之地以附益舒州則是舍形勢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舉廬一部四縣之民而供輪帥府則是舍近便而趨險遠如綏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城郭廬室焚燬戶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若捕風無所用力今遠移郡置堡壘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卽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爲首屯田次之修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以爲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

固祁山敵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不備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非良策也伏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為經畫分戍二州使壘壁相望足以沿淮一帶聲勢以絕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條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其餘就募弓箭手之屬以次施行無不可者况開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二州之戍兵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叅酌施行

漂母祠記

明王障

吾觀漂母飯信一念根於天真觸發無所爲而然信乃曰吾必重報母此以狃僨之見量漂母宜逢其怒而正言以教之而信死猶不寤顧歸悔於不用蒯生言重爲天下笑何哉嗟乎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言奚獨信所宜從假令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兄弟夫婦朋友者皆知盡吾分之所當爲而無望人之必吾報則天下可以無事而何但足以保身吾益信漂母之言爲至教淵然太上責德之旨孰謂草澤之中乃有不學而能如母者耶惜其姓名不傳遂與圯上老人同一

自祕使人歎服於百世之下若鬼神然或曰以德報德夫子何以有是言無德不報武公何爲以自
儆曰此以自待云爾非以望人是故信調千金於漂母則是而鞅鞅於漢則非也淮舊城闤故有祠
蓋知敬其人矣而其言教由太史公來未有能闡之者予僭發其義鑄於石用質諸謁漂母者

海州濬薈薇運河記

仲選

海州古東海郡魚鹽之利通於天下宋南渡困於兵火我朝奄有萬方爲南畿各州屬淮安府厥士
斥鹵民從事魚鹽歲率小登浸以罷敝歷孝武朝當途者每軫憂之嘉靖癸卯侍御郭公文麓按其
境惄然特聞於朝用拯厥敝越明年陝中泉王子來知州事至則寬條約省繁苛杜侵漁問疾苦吏
民賴之是歲大饑巡撫大中丞克齋王公巡按御史環峯賈公惄然民艱加意撫卹減免軍銀四千
餘兩復遣府倅池嶼唐公齋公帑銀五千兩公自賑給民賴以安先是城西有河曰薈薇源羽山帶
漣水且海潮相通延千餘里鹽商舟楫往來必經自成化間水壅不疏者五十餘年商人困於陸輓
民亦無賴先牧守常議疏澮不果至是王子援宋文正公守杭故事假以濟民憲於侍御雲汀齊公
實督理鹽政專厥事嘉迺謀檄府議之太守澤山姚公協謀允同以曠罰銀二千兩濬薈薇河十餘

里以鹽商積引餘銀五千六百兩濬河運一千四百餘里二守南潯解公綜理發州募民挑濬州佐嚴子許子分督因以賑饑民聞之牽臂荷鋤日數千人歡呼赴事不兩月而功成潮汐如故舟楫復行活者數千人咸沾雲汀公之惠王子遺書萬山仲子曰古人有功德於民者民誦之史載之傳之不朽雲汀公之活我海民其德莫大焉欲剝諸珉以誌海民之恩子其圖之選曰不亦善乎雲汀公之德之盛也今夫人之舉事或行之非其時則勞或處之非其道則廢苟時有道矣而任之非其人則枘鑿不投眩名失實欲成其事不可得也矧責效濟民於饑饉之間乎余謂雲汀公薈徽之役有三善焉因人之利而利之惠而不費仁也乘可爲之時而爲之勞而不怨智也又得同志之人奉公周旋以成厥功靖共爾位好是懿德忠也君子之德莫大於是宜乎海民之誦之也昔者公孫儵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子謂之遺愛彼直鄭國之政其視南畿猶什一也春秋大書特書不一而足傳至於今不衰以是知雲汀公之愛其遺也亦既多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雲汀公有焉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吾於諸公誦之謹譏其事以俟夫志河渠傳循良吏者

選宿選縣記

邵元哲

淮郡所領州縣者十一而在淮之南者二在淮之北者九在淮之北者歲苦河蓄所從來久矣其在於今則所稱淮河爲入海故道者日就湮塞以其故眾水衝溢於淮之南數爲敗無穰歲無寢宇而况淮之北之蓄且十倍於昔乎淮之北之州縣爲清河桃源安東沐陽海州贛榆邳州宿遷睢寧而宿遷尤爲淮郡之界壤直當黃河下衝故其蓄視他州縣爲尤甚予自守淮以來郡城數被水蓄蓄民嗷嗷待命於予予蓋朝撫而夕奠之其在淮之北者雖遠隔眉睫之外然時藉民病則何嘗一日不慨於中也宿遷爲洪濤盪潏民居半折而入於河卽縣治圯者過半且駁駁及政事堂後先議遷者凡十逾紀予周覽於宿遷而大有懼焉亦以財用大謗竟格議不得行乃御史大夫左司馬新建吳公曰夫宿遷在春秋爲鍾吾國而置縣自秦始固畿輔之地而淮楚之上游也其戶口且十五萬今不使亟遷之有如洪水大至吾不忍十餘萬生靈盡委而棄之河流也民間藉藉詰得非天之所以告守土乎夫憚勞而失永逸非長策也惜繁費而昧宏圖非完計也是故相時之貴先謀事之貴必夫時不可以再失也事不可以久待也遂下府勸淮揚銀米各若干遷之不復再議尋具以聞報曰可於是發帑金漕粟三千六百兩有奇又益以贍錢二千百九十有奇乃遷縣馬陵山椒焉馬

陵山距舊治三里而近然其地則峨然隆起矣城以土築而甃其堞計袤廣四里城門三東曰迎熙西曰拱秀南曰望淮其北據堪輿家言不可門第亭其上曰覽勝計窩鋪八東西水關二地之西南其勢稍下則業已甓之又其外增築護堤一道縣治隨山勢高下而建之大門上建譙樓三楹有儀門有東西角門有堂自大門至堂爲五級履者拾級而升大門外爲八字牆爲影壁門左中明亭醫學右旌善亭陰陽學總鋪街東西二坊曰撫綏曰保障儀門左置土地祠右置寅賓館室左爲幕廳東西房各八楹東西房後置東西吏舍各十楹甬道上爲戒石亭爲月臺堂之後爲知縣公廨自大門至後房亦以漸高四級縣丞主簿典史公廨各一所預備倉九楹在土地祠之左犴禁二所在寅賓館之右儒學則盡如舊制遷縣治之東與縣治同位向而輩飛霞舉稱雄麗焉察院在儒學之東山川壇在望淮門外社稷壇在覽勝亭北養濟院在縣治南望淮門外百五十武爲鍾吾驛迎熙門外三百武爲馬廠爲演武廳凡此皆原議所未及悉者今俱整然具焉工肇於萬曆四年秋七月而是年冬十月落成儒學則肇工於五年春二月而夏四月落成縣既遷氓安故土髦循舊習衢吟巷歌熙熙愉愉若漢徙舊社於新豐而犬羊鷄鴨之競識其家也是年六月汎水來僅走城下不得壞

民居父老子弟登陴而眺曰樂哉我輩顧乃有今日也予聞之喜曰夫遷縣之役亦繁鉅甚矣十逾紀而莫能舉而一旦舉之桑陰不徙而大功立竟者天之有以愛憫斯黎欲全活之耶予觀卜遷者纖鉅不同而貴得地形一也夫澗水東瀍水西非姬旦所卜乎乃馬陵山者實發脈於兗州之泰嶽蜿蜒綿聯八百餘里而止於是山是靈秀之所聚也風氣之所會也又黃河遶其前湖水環其左諸峯森列如衛如抱如伏如拱而今所遷縣適據馬陵山之陽真得地形之勝哉自是民生安阜効輸納之義士運興振弘光贊之勳則斯縣爲名區沃壤奠國家無疆之休予蓋有厚幸焉茲役也左司馮吳公主之於上而承事於下則本府同知王君琰督其總縣丞張璠主簿葉公明典史王作分其界訓導劉算司其錢穀之出納至於一切經畫調度節縮使諸工畢成而財不另議則宿令喻子文偉其勞勤也予何能有裨於斯第紀述其事以昭示來茲云爾

淮安府部藝文二

詩

東海懸崖題詩

隋王謨

因巡來到此曠海看波流自茲一度往何日更回眸

早發淮口盱眙

唐駱賓王

養蒙分四瀆
習坎奠三荆
徙帝留餘地
封王表舊城
岸昏涵蜃氣
潮滿應鷄聲
洲迴連沙靜川
虛積溜鳴一朝從
捧檄千里倦懸旌
旌背流桐柏遠逗浦
木蘭輕小山迷隱路
大塊切勞生惟有真心在
獨映寒潭清

初宿淮口

宋之間

孤舟汴河水去國
情無已晚泊投楚鄉
明月清淮裏
汴河東瀉路窮茲洛陽西
顧日增悲夜聞楚歌
思欲斷况值淮南木落時

下相九日城北亭子

張說

西楚茱萸節
淮南歲馬臺
盡知相水上
復有菊花杯
亭帳憑高出
親朋自遠來
短歌將急景
同使興情催

沐陽古渡

錢起

日落關津處
雲霞殘碧空
牧牛避舊燒
退鍋隨微風
回首故鄉遠
臨流此路窮
翩翩青冥去
羨彼高

飛鴻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漂母岸

崔輔國

泗水入淮處南邊古岸存秦時有漂母於此飯王孫王孫初未遇寄食何多論後爲淮陰侯誓欲答母恩事迹遺在此空傷千載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遙望不可到蒼蒼烟樹昏幾年崩塚色每日落波痕古地多堙圮時哉不敢言向夕淚沾裳遂宿蘆洲村

漂母墓

劉長卿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青草年年綠王孫舊此遊

早過臨淮

陶翰